

>“啥人

头上有朵花，明朝夜里要结婚。”
城市的童谣绵延流传，
串起了上海丰富多彩而又
不断发展前行的姻缘。

LOVE STORIES OF SHANGHAI

袁念琪 著

上海姻缘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袁念琪 著

上海姻缘

LOVE STORIES OF SHANGHAI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姻缘/袁念琪著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2009.8

(上海书系)

ISBN 978-7-5326-2902-2

I. 上... II. 袁... III. 婚姻—风俗习惯—上海市
IV. K892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24421 号

责任编辑 朱志凌
编 辑 赵馥琼
装帧设计 陆素义
剪 纸 郑树林
严平亚

上海姻缘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
(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电话: 021—62472088

www.ewen.cc www.cishu.com.cn

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16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252 000
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5326-2902-2/K·641
定价: 30.00 元
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联系电话: 021—36162648



自序 啥人头上有朵花

——一座城市跨世纪的婚姻风情

这首童谣,是我儿时弄堂里传唱的:“啥人头上有朵花,明朝夜里要结婚。”

不光只是嘴里唱叨,还要动口又动手。动手是要为歌儿佐证,就是要把花放到某个人的头上。

那时,正是“文革”时期,店里无花可买,身边也摘花较难。放到脑袋上的,当然很少是货真价实的花,甚至连纸花也捞不着;大多是碎纸片、树叶什么的。玩这游戏的,都是小学生和学龄前儿童。

让“花”开在人家头上的过程是悄悄的、隐蔽的;绝不能让他在那个“花”儿即将落下之际察觉,发现你的意图。于是,在童谣的掩护下,完成了摆“花”的任务。另一种情形,则是在把“花”放到某人头上之后,儿歌声骤然而起。

每当童谣声起的时候,在场的人,要么是伸出两只手在自己的头上扫来扫去,要么就是警惕地左闪右躲。总而言之,就是生怕花落我家,唯恐“明朝夜里要结婚”。

现在想想,觉得好笑,有点滑稽。那时,连结婚究竟是怎么回事都弄不清楚的我们,为什么竟然对它要这样的退避三舍?为什么异性相吸的定理,在这里失去了它的功用?难道今天头上有花与明朝夜里结婚潜伏着什么必然的关系?

正是应了哲人的那句话：感觉到了的东西不一定能理解它，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。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，理解才解决本质问题。理解有助于我们对新旧感觉的梳理、辨析和把握，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对事物本质的触及、认识和深化，以至于解决。

在这个世界上，只要有男女的地方，就会有姻缘。

上海姻缘之所以吸引人们的眼球，自然是与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有关。它生于斯，长于斯；既活跃着我们民族传统的因子，一呼一吸间又与全球最新节拍同步。带着它独有且鲜明的烙印、磨打不去的胎记。城市使之更美好，它令城市更美妙。

姻缘，还可以看作映照城市生活和城市人一面再好不过的镜子。做这样的比喻，不仅是因为世人把镜子的圆破用于表达婚姻的完美程度；它还观照了我们自身的成长，映出了生活中诸多生动传神的面相……

我们常把家庭比作社会的细胞，细胞的稳定、和谐和健康，自然是相当的重要；要做到这一切，就要取决于姻缘的状况和质量。哲学家告诉我们，矛盾无处不在，姻缘也不会例外。但姻缘的美满，就是在舌头与牙齿的打架中逐渐完成的。姻缘何尝不是孕育着明天美丽花儿的骨朵呢？

城市的童谣绵延流传，串起了上海这座城市丰富多彩而又不断发展前行的姻缘。

袁念琪

2008 年秋·上海

改定 2009 年夏

目录



找呀找——沧海桑田择偶观 / 1

“上只角”·“下只角” / 3

吃菜要吃青菜心 / 8

“四大员” / 12

老九不能走 / 16

好女嫁老板 / 20

今天有谁一见钟情 / 25

本地人欢喜大娘子 / 29

圣女·剩女 / 33

结缘——条条路儿通洞房 / 39

组织是靠得住的 / 41

鲜花重放的红娘 / 45

相约荧屏：上海男女的时尚撮合 / 49

“肥水”和“近水” / 54

不拆墙也是一家子 / 58

爸爸妈妈走上前 / 63

求爱：从马路到“网路” / 67

娶个上海女人做太太 / 71

找个上海男人当老公 / 75

甜爱路——爱情是这样炼成的 / 81

“荡马路” / 83

情人墙：外滩的传说 / 88

公园是个伊甸园 / 93

通宵场·伪包厢 / 97

男女表白 / 101

手榴弹·机关枪·炸药包 / 105

筑巢——四手联弹定终身 / 111

“敲定”终身 / 113

从“汤司令”到“吃爷娘” / 117

爱之屋 / 122

有脚无脚少不了 / 126

同居：摸过河的石头 / 131

你就是我的拿破仑 / 136

美人也是江山一座 / 140

婚礼——人生礼观红地毯 / 145

革命时代的婚礼 / 147

花样年代的婚礼 / 152

甜蜜的开销 / 156

红色“罚款单” / 160

披上婚纱之前 / 165

婚戒金灿灿 / 169

奉子成婚 / 173

过人家——盐油柴米日常事 / 177

夫妻亲算账清 / 179

烱烱烱 / 184

红花绿叶种出来 / 188

丁克那些事 / 192

投向刀刃的好钢 / 197

男小囡·小姑娘 / 201

男生女生 / 206

怎一个“闪”字得了 / 209

当个宅女不容易 / 214



LOVE STORIES IN SHANGHAI

找呀找

沧海桑田择偶观





“上只角”·“下只角”

“上只角”和“下只角”是上海人独创的语汇。在我的印象里，这一对名词诞生和盛行于 20 世纪 80 年代。可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，说是在 20 世纪的 20 年代，就有“上只角”这词了，指的是租界。由来是源于地理原因，因租界在华界之北，上北下南，“上只角”就是指租界那一块地方。那时，还无“下只角”一词。

到了我们耳闻目睹“上只角”之时，其本意已经与过去有了差异，指的是地段繁华、环境幽静、住宅高档以及所住居民收入、职业和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。不仅有意义的不同，而且还同步诞生了个相对应的词汇“下只角”。

按“上只角”、“下只角”的概念来观照我们这个城市，其中有“上”、“下”两只角泾渭分明的，另有一种是你中有我，即在“上只角”里包囊了若干的“下只角”，对此，也是有个说法的，叫做“都市里的村庄”。这么一说，“上只角”和“下只角”的指向就很清楚了，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含义是有所不同的。

不管是“上只角”还是“下只角”，生活在那里的人都是要恋爱结婚的。同在一“角”的男女结合，这里暂且放下不表。要说的是跨“角”的姻缘，因为月老也时时把一根红线串起了不同“角”的男女，于是也就挑起了一个千古话题：门当户对。

朋友采访过一对新人。新郎是住在“上只角”——原来的法租界，今徐汇区复兴中路和乌鲁木齐路交界一带。而新娘住在“下只角”——南市老城厢靠黄浦江边的一个棚户区。那里的人口密度高，当地人有一个玩笑说：张家宅前宅后宅左宅右宅中宅，五个宅子就可以征兵一个师。

生长在“上只角”的新郎讲：“原来，他们是一百个里面也不一定有一个能嫁到我们‘上只角’的。‘文革’的时候，打乱了。有些‘下只角’的人和我们结婚，现在又没有了。”而来自“下只角”的新娘说：“我一定要寻一个有本领、有地位的爱人，我寻到了。‘上只角’就是地位。”

新郎的父亲解放前是银行的职员，有钱有地位；新娘的爸爸是街道运输合作社的工人，是踏黄鱼车的。新郎的父亲竭力反对这门婚姻，两人是在老人过世后才结的婚。违抗父命的新郎对我朋友说：“自己比老婆长得矮一点，反正在1米70以下。这样的条件找老婆，尤其是要找个容貌出众的，的确是有困难的。”

在现实生活中，大多相爱的男女，他们各自的家庭、学历和经济状况等，并不是门当户对的。而在过去注重政治面貌、家庭出身，讲究几代根正苗红的年代，尤其是在“文革”期间，这些都是门当户对要“当”要“对”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。因为这不但会影响当事人，还会波及他们的子女。

“门当户对”就是男女双方要相匹配，而匹配是有着一系列具体内容的。譬如在年龄上要相当，一般是女不能大，当然也有“浦东人喜欢大娘子”一说。还有是高矮得当，大都是男高女矮，但也不能差距较大。有一男生1米80出头，女的却不到1米60，两人一牵手，男的就像拎了只热水瓶。甚至还有籍贯方面的考虑：南方人最好找南方人，江北人不考虑，宁波阿婆难服侍等等。此外，还有学历、家庭、住房和居住地段等匹配的要求。

《相约星期六》是上海电视台一档开办多年且极有影响的节目，专为青年男女的婚姻牵线搭桥，门当户对也是其操作的一项原则。比如，推出过高学历专场。能来的，都是高学历者，需要出示硕士以上的文凭才能换得一张入场券。节目的编导们是绝不会



让文盲或是只有大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混进场内的。一个硕士同事,就在这个专场里赢得佳人归,结成一对高学历夫妇。

可以说,男女匹配的基本原则就是:高不攀低不就,门当户对乐悠悠。因为无论是高攀还是低就,实际上就是造成了事实上的一种不平等——对高者是一种倒贴,对低者则是一种透支。对于婚姻来说,任何一个小小的不平等,都可能是埋下的一颗定时炸弹,就是产生裂缝的一处内伤。尤其是建立在经济不平等基础之上的,更是不太坚固和长久的。

找对象讲“门当户对”,其实就是在寻找配偶的最佳组合。而且,它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达到平衡,实现般配,从而结成夫妇。

为了使不匹配变得匹配起来,为了缩小两者之间的距离,那就要进行互补工作。男女双方中的一方,或者是双方都要在某些方面做互补的工作,在改变中提升自己,进而实现“门当户对”。好比踢足球从“甲级”升入了“中超”,你才能交上“中超”的朋友。也有这样的事例,退一步海阔天空,也能达到门当户对。但是,人都是想往高处走的呀。

努力匹配的积极意义,不仅让婚姻稳定,而且在这种不断地从低向高的跳跃和与时俱进之中,人有进步,经济和社会有发展。

也有人说“门当户对”是世俗,甚至是庸俗。但要看到,高调只能是画饼充饥,跛脚就埋下了倾覆的危险。爱情是伟大的,现实也是要面对的,而且要脚踏实地地面对。“门当户对”是讲实际,也无可厚非。结婚是要过日子的;人生在世岂能不食人间烟火,而且哪个不想食得有滋有味。

国外的经济学家注意到一个现象:为什么不同的环境中,人们却相似地注重财富、教育程度及其他元素,以此来选择配偶。很显然,造成这一连串差异,也就是造成门不当户不对的根本原因不是别的,就是经济。经济决定你所受的文化教育、见识经历、居住条件、衣着打扮、品位和消费方式等,一句话:经济决定你走上婚恋舞台的整体形象和综合竞争力。而且,结婚之后还要受制于这些因素。

戏剧大师萧伯纳有句名言,“经济是充分利用人生的艺术。”这就告诉我们,经济不

仅存在于生活的各个角落,而且是个天性活跃的分子。在结婚这一人生大事上,它肯定是不袖手旁观、默默无为的,还要发挥重要的作用。我们要做的,不仅是要有自知之明,还要懂得如何以己之长克己之短。

说到底,就是“门当户对”了,也是就总体而言,不会平等得如天平两端。能“门当户对”最好,退而求其次也可。

“门当户对”在中国,不是上海人独有;在世界,也不是中国人独有。

被世人视为浪漫和自由奔放的法国人,讲起“门当户对”来同样是慷慨激昂。有个为法国王后讲道的弗朗索瓦·巴莱竟然这般陈词:“有多少不般配的婚姻啊!有多少婚姻是凭激情结合的啊!社会是何等的混乱啊!家庭是怎样的蒙羞!高贵血统与低贱血统混合到了一起,富庶与贫穷混合到了一起,低级而粗俗的教育与出色的基督教教育混合到了一起,默默无闻或臭名昭著的名字与闻名遐迩、对国家民族说来十分珍贵的名字混合到了一起。”

就连写过《论不平等的起源》的卢梭,也提出“门当户对”在爱好和性格等方面的“天性的般配”的观点,认为它比门第、财产和地位等方面的“门当户对”显得更为重要。他的观点是,“应该使那些不管在什么形势下、不管住什么地方、也不管会沦落到何种社会地位都合适的人结为夫妇。”

倘若,这样放之四海皆“门当户对”,恐怕连扫帚配簸箕都不行,而是需要扫帚配扫帚,簸箕配簸箕了。



吃菜要吃青菜心

也许因为我是个新四军后代的缘故，一直记着抗战期间江南一带传唱的一首民谣：“吃菜要吃青菜心，当兵要当新四军。”

有人说，比喻是跛脚的。但比喻却是通俗易懂、指向明确，叫人一目了然。青菜心就是整棵青菜最好的部分；最好的东西，自然是人们所向往的。

20 世纪 50 年代，也就是新中国的建国初期；这一时期，被称为“革命年代”。不是说后来的年代就不革命了，而是那时的革命广而深入，浸透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同时，又是那么的执著和忠诚。于婚姻方面，它表现在择偶观上是重革命、讲政治。较为突出的一点：就是把当年的“吃菜要吃青菜心，当兵要当新四军”，变成了“吃菜要吃青菜心，嫁人要嫁解放军”。

我不清楚，父母的结合是否受其影响。但我晓得，如果是有所影响的话，那还是在解放军叫做新四军的时候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母亲的家乡是新四军的浙东抗日根据地，她的同学同乡亲戚中，就有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，这支部队也被当地人叫做“三五支队”。连我后来的奶

妈,也是来自浙东四明山的梁弄。当年,那里是浙东根据地的核心,中共浙东区党委、浙东行署和浙东纵队的司令部,全都在梁弄。

父亲是在上海地下党的带领下,从沦陷的上海跑去参加该部队的。解放后,为父母做媒、牵线搭桥的王伯伯和钱叔叔,与母亲是同乡,同父亲则是战友。

在革命年代,母亲单位里嫁给解放军的大有人在。母亲是在文艺部门工作,那些嫁给解放军做妻子的,都是相貌漂亮、家境不错的演员,而且均为阿拉上海人。这在当时的未婚女青年中已成为一种流行、一种时尚,并引以为豪。

已经成为军属的,热心为未婚并对“青菜心”感兴趣的女生做红娘。当然,上海姑娘基本找的是“青菜心”里的“青菜心”——解放军军官。

写到这里,就想起我的一个亲戚。她打小就没了双亲,我父亲要给她介绍解放军,可她不愿意;说要自己找。后来,自己找的对象虽然有才能干,但后来因男方自身的问题是一路坎坷,一家子也不免受到影响。

平时,只要谈到谈恋爱问题时,父亲多半是要举这个例子:说当初不听他话,如果找个解放军,现在的日子,自然是不一样了。

嫁人要嫁解放军的一个重要原因:那就是刚刚推翻三座大山、翻身做主人的人们,对解放军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。与解放军结合有光荣感和幸福感,因为“青菜心”是整个可选择的男生人群中,质量最好的。而且,这个优秀的评价得到全社会的一致承认。

就在我写这篇稿子的时候,读到一位上海纺织女工的回忆录,她也是在这个年代里,与解放军结为夫妻的。

认识是从通信开始的。那时,同前线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通信蔚然成风。她就是在鸿雁往来中,与一位志愿军军官从“最可爱的人”变成最可爱的人。

在婚礼上,部队的同志问她:“为什么会爱上解放军?”

她的回答是:“我是在荣誉感、报恩感、翻身感和敬仰感这‘四感’再加上爱情的驱使下,嫁给他的。”

回答是发自内心的、是真诚无瑕的。

当时,与革命军人同样吃香的男生,还有政府工作人员、各行各业的先进和模范等。可为什么女生们把深情的目光投向解放军的,偏偏要多于其他呢?

我想:一是刚刚脱离苦海的人们有着切身亲历的感受,而且解放军还在保卫我们的幸福生活,让我们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。二是军属的光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。直到20世纪的80年代,每逢春节,军属家里的门上会贴上火红的“光荣人家”;还有戏票电影票的慰问和年货的配给。三是有份安全感,就是在动荡的“文革”时期,没人会到我们这军属家来破“四旧”闹革命的。在我们弄堂里,左邻右舍被抄家的就有不少。

毛泽东曾经说过,从一个老百姓到军人是没有万里长城的;但一个老百姓要想嫁给解放军,成为“青菜心”的另一半,其实还真是不容易的。虽然两者之间没有一道万里长城,但有几个栏是需要跨越的。跨过了,Ok。跨不过,Bay,Bay。

看你能不能够成为解放军的妻子,就要看你政审是否合格过关。归纳起来,基本是三看。

首先是看女方本人的政治条件是否合格。如果自己是党团员,那就是十分的过硬,如果再加上又是什么劳动模范、先进工作者的,更是像穿背带裤再系皮带,保险加保险。

其次是看家庭出身。工人阶级、贫下中农是硬档的成分。早在大革命时期,工农兵就是手拉手并肩战斗的兄弟。不是有歌儿唱道,“工农兵,联合起来向前进”。

地富反坏右家庭是绝对不行的,其他成分还是可上可下的“活络档子”。不是有名言相告: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,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。那么,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水,怎么能够跑到血管里去呢?

再者是看社会关系。就是本人合格,家庭也没问题;倘若是竖的三代和横的七大姑八大姨中,社会关系比较复杂,那也是不行的。譬如有海外关系、有台湾亲戚,那就会被叫停。因为国内外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,会千方百计、想方设法地进行破坏;不能让其毁我红色长城的阴谋得逞。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: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。而被攻破的口子,往往又是从爱情婚姻开始。